

现代名家名作欣赏

多收了三五斗

叶圣陶 著



台海出版社



多收了三五斗

叶圣陶 著

现代
名家
名作
欣赏

Gom 98/12

主

副主



台海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晓 洋 谢 香

封面设计：郑炳宏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现代名家名作欣赏 第1辑 /《现代名家名作欣赏》编委会编。 - 北京：台海出版社，1999.1

ISBN 7-80141-040-8

I. 现… II. 现… III. 文学 - 作品综合集 - 中国 - 现代 IV. I21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08258 号

台海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址：北京景山东街 20 号

邮编：100009

河北省满城县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850×1168 毫米 1/32 66 印张 1600 千字

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-3000 册

书号：ISBN 7-80141-040-8/I·23

定价 (全八册) 96.80 元

前 言

叶圣陶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。1894年10月28日诞生于江苏苏州一清贫的市民家庭，1988年2月16日病逝于北京。原名绍钧，字秉臣，辛亥革命后改字圣陶，笔名有叶甸、允情、斯提、野生等。1911年中学毕业，因家庭生活困窘无力升学，1912年至1923年先后在杭州、上海、北京等地任教，对教育界状况和知识分子情态了解甚深，为此后创作奠定了丰厚的生活基础。

青少年时期即酷爱文艺，曾为诗社“放社”盟主。1911年开始发表诗歌及文言小说等。1919年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发生，其创作一发不可收。1921年参予发起新文学第一个社团“文学研究会”，作品数量之多、体裁之广、知识分子形象刻划之真切，颇为新文学文坛瞩目。小说《隔膜》、《火灾》、《线下》、《城中》诸集，在关注妇女命运、憧憬人生的“美”与“爱”、思考知识分子道路的同时，“冷静地谛视人生，客观的、写实的描写着灰色卑琐的人生”（矛盾语），成为新文学作品中放射异彩的独特篇章。同期，开创了现代童话创作这一新型文学体裁，童话集《稻草人》和此后出版的《古代英雄的石像》文字优美、清新、想象丰富、诗意盎然、寓善恶、美丑的评判于浅易的故事之中，艺术魅力经久不衰。散文合集《剑鞘》、新诗合集《雪朝》中作者诸篇，笔致诚朴、淡雅，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作家的人生评价和创作才华。

1922年与朱自清等创办新文学第一个诗刊——《诗月刊》。1923年至1937年先后任上海商务印书馆和开明书店编辑，参予编辑文学研究会刊物《小说月报》、《文学旬刊》和《中学生》、《文学》等

杂志。此期短篇小说、童话多收入《未厌集》、《四三集》，散文多收入《脚步集》、《未厌居习作》。面对内敌外侮的种种行径，叶圣陶的创作风格也由沉稳、冷隽转而为热烈与愤激。有“扛鼎”之作称谓的长篇《倪焕之》于1928年出版，成为现代知识分子在“五四”前后十余年时代壮潮激荡下，艰难探索，走向集体主义的真实记录，同期编发文学新人丁玲、巴金等人的处女作，文学“伯乐”之举成为美谈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辗转苏州、武汉、成都、重庆，最后返回上海，坚持编辑出版工作和爱国宣传。解放战争时期积极参加反对独裁统治、要求民主自由的爱国运动。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，语文教学研究愈益深入，编辑自幼儿园起至大学国文教材多种，论文辑为《作文论》、《文章例话》、《文章讲话》等，对教师、学生均深有裨益。全国解放后，长期担任出版、教育界领导工作，仍笔耕不辍，出版诗歌、散文、童话、教育论文多种。



叶圣陶 像

目 录

小 说

潜隐的爱·····	3
这也是一个人!·····	12
低能儿·····	16
恐怖的夜·····	22
隔膜·····	31
阿凤·····	38
一课·····	42
祖母的心·····	47
晓行·····	55
悲哀的重载·····	62
饭·····	71
义儿·····	78
多收了三五斗·····	86
遗腹子·····	94
小蚬的回家·····	104
金耳环·····	107
孤独·····	117
校长·····	132
马铃薯·····	142
潘先生在难中·····	157

外国旗	174
城中	183
双影	195
晨	200
抗争	212
夜	228
冥世别	237
李太太的头发	242

潜隐的爱

命运和愚蠢使伊成为一个没人经心的人。伊仿佛阶前一个小的水泡，浮着也好，灭了也好，谁还加以注意呢？伊有是瘦的脸庞，皮肤带着青色；眼睛圆睁，看外物时常呈怅惘的神情；微带红色的发生得非常之浓，挽成发髻，臃肿而散乱，更增全体的丑陋。

伊从小时就许配陈家第二个儿子。十一二岁的时候，邻家的妇女或是自己的母亲同伊戏言道：“陈家来迎你了，你快去打扮整齐做新娘子罢。”伊的蒙昧的心灵里就有一缕不知为什么的羞愧使伊涨红了脸，咬着舌端低下头来。从此伊知陈家是自己将来的世界，但是为什么要加入个世界，和这世界怎么情况，伊全然没有本领去推想。

伊十七岁的时候，命运判定，那个将来的世界到了面前了。伊就认识伊的丈夫，公公，婆婆，和寡居的嫂嫂，——认识各人的面貌罢了，并非认识各人的心，——他们也都认识他伊；此外一切如故。村镇人家的妇女大都做一种工作：剖麻至细，将两端接着，用指头捻恰，成极长的线，预备织麻布。伊跟着婆婆嫂嫂做这一种工作，他们默默地各自坐着，只有一只左手和右手的两个指头是常动的，无论是光明的朝阳，和爽的好风，清丽的鸟声，总不能使他们抬一抬头。

不幸的伊的丈夫又践了他哥哥的足迹！原来他的哥哥娶了亲不到半年便患肺病，病了三四个月便死，现在他正遇了绝对相同的情形。这个就非常可疑，这等毒虫何以必发生于娶亲之后？然而

他的父母何尝疑到自己对于儿子的举措有无过误呢？他们只是哭泣，只是叹息，以为命运见欺，无可奈何。但仍有可以自慰的，则三儿四儿年纪已不小，就可以给他们娶亲了。娶了亲生个孙儿，那是极快极容易的事，他们俩想到此，不由得收泪而作甜蜜的遐想。那位寡嫂引起了自己摧心的伤感暗地落了无量的泪，但也减退了对于婢子的无名的嫉妒，心想现在你与我是同等的人了。

伊失了一个丈夫，也觉得十分悲伤，学着别人家伤逝的模样晨晚号哭；更起一种异样的感觉，以前好像一切都有归宿，现在自己的归宿是什么呢？伊的脸庞从此瘦起来，且转为黄色，现由黄而青。伊本来不大会说话的，现在更不常有说话，况且同谁去说呢？伊到水上去洗衣服经过街上时，仿佛有一种凄苦悲哀的空气围绕着伊的全身，邻人从背后指着伊互相告语道，“这就是陈家的二奶奶，可怜才十八岁呢！”

伊从此止有个狭小的世界，就是自己。公公婆婆本来为儿子而娶伊的，现在儿子已死，照例给伊吃饭就是了；嫂嫂本来对于伊抱着无名的嫉妒，现在仍旧不能因境遇相同而互相接近；于是伊分外地孤独。

风痧的病忽然来寻伊，伊是年轻而无知，怎能知道应该怎样地医治和调摄？咳嗽的声音几乎没有一刻工夫闲断，而且转哑了；青苍的两颊给体热烧得通红，显出粒粒鲜红的点子；伊还是照常操作。家里的人也不教伊去歇歇，也不教伊到医生那里去诊治，吃一些药，也不教伊避着风。伊实在支撑不住，回到冷寂阴暗的卧室里，躺在床上，这么就过了三四天。这三四天里，竟没一个人走进来问伊好不好，或是给伊一点茶水，只有屋漏里透下来一线的阳光来而复去，告诉伊又经一周昏晓了。

伊家的右面原有一所空屋，近来有人家迁入居住了，这在伊也殊不关心。有一天，一个佣妇抱着一个三四岁的孩子走进来，伊的

眼光突然一亮，心里起一种愉快的感觉。那孩子的脸庞红润而肥嫩，笑的时候现出浅浅的两个窝儿；柔美的发覆到额上，修剪得很齐，眉毛淡淡的；眼珠乌黑，活泼而有晶莹的光；小嘴略为低陷，四围凹凸的曲线显出异常的；真是可爱的孩子。伊的婆婆问那个佣妇，佣妇说，“我们是新搬来的，阿观喜欢出来玩耍，故到此望望。”

伊就这样想：这孩子多么有趣！简直和洋货店里摆着的洋娃娃一样。伊看了又看，只觉以前从没有经过这样的快活。那佣妇立了一会，抱着孩子自去。伊怅怅地望着，心想他们去了——何不再立一刻？这实在舍不得。但是惧怯惯了的口里竟说不出欲留他们的半个字。

幸而伊的怅然失望不隔几天就得到了安慰，那个孩子又牵着佣妇的手来了，此后并且时常来玩耍，或是坐在廊下弄花草，或是佣妇抱着孩子看姑媳三个接麻，口里还唱着村歌教他。这里常常和小孩说笑戏耍的是婆婆和长媳，二奶奶照旧守着伊的沉默，只是出神地相着创建，独自领略那得到安慰的甜蜜的滋味。

但是伊又有新的想念了：伊妒那个佣妇常常抱着那孩子，有时脸偎着脸至于半晌，有时可爱的小嘴吻着伊干黄的脸皮。这些是何等的快活，安得使己也这么乐一乐呢？倘若可以得到只须乐一乐，便什么都不要了，死也情愿了。伊更如梦似地想，倘若那个佣妇被辞退了，已当去接伊的任，或者可以邀他们的允许。然而这个希望太奢了，只消抱一抱，于愿已足，再不要想别的罢。

伊常常这样想，成为伊新添的功课。这实在是极困难的功课：从没和他说笑过，玩耍过，那里就可以抱他；人家素来不放伊在眼里，什么事都没有他的分，又怎能去抱邻家的孩子；热烈的希望鞭策着伊去搜寻成功的方法，竟没有一丝儿引导，不觉忧虑起来。在伊简单的心里，这是第一回的忧虑呢。

孩子仍然来玩戏，他带着有机关的小猎狗，彩色的积木，尺多长的洋娃娃一起来。他将积木在椅子上搭起一座桥。他抿着小嘴，眼睛专注于椅上的建筑物，原而白的小手很灵活地搬动，这是一幅难以描绘的美画。后来桥工完成，居然是一座整齐的桥，他拍手笑说道，“可好玩？”大家赞道，“阿观真聪明！”他也不理会他们，教佣妇旋转那小猎狗的机关。佣妇他旋了，他就放在桥堍，要猎狗奔上桥去。手一放，猎狗前后颠动，将桥撞坍了。他又哈哈地笑起来。于是捉住那猎狗，亲着他的嘴说道，“你撞痛了，你和洋娃娃一同去睡罢。”便将猎狗和洋娃娃并头横放在椅上。

二奶奶手里接，眼睛只注着他的全身，觉得爱他的心几乎要迸裂出来了，非抱他一抱或者就会生病；但仍旧没有妥善的方法！忧虑进而为惶急，眼眶就渗出了泪来。这只有伊自己知道呢，他人对伊向来不经心，所经伊心里藏着唯一的希望，忧虑，惶急，眼眶里含着爱的泪，都没有察觉。

这一天是炽热的天气，陈旧的屋子里一切都潮湿，地上更是泼了油似的。下午的时候，邻家那个孩子又来了，他手里牵着一条线，佣妇跟在背后，手中拿着一方红纸，那条线就穿在这纸上，他们算是放风筝呢。他在屋内环绕地夺走，佣妇手中的红纸已脱了手，那张纸起先飘飘地吹起，后来落了地，再也不会升起来。他着了急，奔得更快，脚下一滑，全身磕在地上，正在二奶奶的旁边。这时候伊简直没有一些思想，极迅速地停了手中的工作，立起来，将他抱——了直觉的冲动的动作。他着了痛，哇地哭了，脸庞紧紧伏在伊的肩上。伊心里方才有想念：他这一交，使伊异常痛惜，比发风痧的时候对于己的痛惜还强烈。柔而湿的小脸庞贴在伊的颊上；伊满身感一种甜美的舒适，每一个细胞的内心都舒适。伊忽然想，每一刻诚想的小宝贝现在不是给我抱着了么？这是真的么？不是梦里么？哇哇的哭声，颊上的感觉，都证明这是千真万确的，于是

将颊部凑过去贴得越紧。伊入世将近二十年，这一刻才尝到世间真实的，觉得生活有浓美的滋味！伊的生命里有一种新生的势力剧烈地燃烧着，“现在自己的归宿是什么？”此刻是不成问题了。伊那丑陋的脸上现出心醉魂怡的笑，表示伊对于一切人的骄傲。

艰难的功课现在给伊战胜了，最夕梦想而不查得的一抱，忽然机会相助，竟给伊满足了欲望。伊的怯懦的心从此强固了好些，方停一个希望并不是遥远而达不到的。本来抱一抱邻家的孩子，有什么大不了的事，便是天天去抱他一抱，婆婆未必就说，嫂嫂未必就笑，那个佣妇或且因替了伊的劳力，还要感激不尽呢，然而怯懦的心使伊看得这一事非常之困难，仿佛骆驼要穿过针孔一样。但现在经事实证明，困难已成过去，伊就时常抱那个孩子。那个孩子也不觉得不习惯，虽然不特别和伊亲爱；他和佣妇抱着时一个样子。这个，但是，在伊已十二分满足了。当肥白的小手抚伊的颞角，温软的小脸庞亲伊的颞颊时，伊觉得己和他已合二为一，遨游于别一个新的世界，是亲爱和快活造成的；而眼前的婆婆嫂嫂，自己冷寂阴暗的卧室，和使己两手人酸的接麻的工作，那许多造成的旧世界，早已见弃于己，而且是毁灭了，没有了。

这一天伊没有工作，就抱着那孩子到附近田野里去游玩，同他坐在草地上，唱些很拙朴的歌给他听。他坐了一会站起来，看青苍的天上浮小绵羊似的云，小鸟飞来飞去好像有人在那里掷小砖块，“居即”一声，就不见了；他面上现出又静默又妙美的神情，不知他小心灵里起了什么幻想？他又看数十条麦陇一顺地弯曲，直到河岸，都似乎突突地浮动。河中小舟经过，不见舟身，只见几个舟人在玫瑰尽处移动。这都引起他活动的天性，他就奔驰跳跃，发出快活优美的声音喊道：“几个人过去了，他们身体一摇一摇，在那里牵磨呢。……去了！远了！看他们回来不回来。”

伊赶忙起来牵住他的手说道：“我来抱着你罢，不要疲乏了你

的腿。”他不肯给伊抱，只是跳跃着看小舟上的几个人。伊极和婉地劝道，“便是不抱，也须好好儿慢慢儿走，再不要跳了。”他听了伊的话，嘴里还嚷着“不见了！不见了！”伊便携着他的手缓缓而行，心里感着不可说的安慰。

回去的时候，伊买了些糖果纳入他的袋里，教他慢慢地吃。这已做了好几回了。伊所有的钱便是接麻的工资，数目微少够不到买一件衣服或是一些首饰，所以只藏在床角，时常拿出来数数，好像数数便是那些钱的唯一的效用。近来伊发现了钱的用途了。伊想倘若买些东西给他吃，才表我爱他的真心，他也必然喜欢的。伊从没吃过糖果，也不知道糖果是什么滋味，看人家都买了给孩子们吃，伊就学着他们的样。伊认那些糖果就是自己的劳力，将劳力馈赠与他，实是无上的快乐，而且这才觉每天的工作确有甜美的意味。总之，伊的外形虽然并没有变更，别人看伊时依然是愚蠢和不幸，实则伊内面的生活变化了，伊的近二十年的往迹，悉数解放了对于伊的束缚，伊是幸福，快慰，真实，和光明了！

那个孩子忽然一连六七天没有来，这使伊十二分懊丧，好似失掉了一件最宝贵的东西似的。为着什么缘故呢？他父母不许他来么？那佣妇不在家么？他病了么？伊不敢再往下想，伊很悔恨这第三个疑问忽然闯入脑子里。倘若果真是这样，那种真切的悬心和忧愁不将碎伊的心么？伊工作全然没有精神，晚上睡眠也不很安稳，刚才朦胧入睡，兜在身体仿佛跌入了万丈的深渊，一跳便又醒了。醒了便尽想：那孩子的一个笑脸，一回跳跃，一句简短而可爱的话，一个活灵而异样的姿势，都反复温习，觉得样样含有甜蜜的意味；但现在是他分别了多日子，回想之外，更引起了缠绵深挚的相思。消息不通，猜度的思想往往引着恐怖同来，这更使伊中心历乱，觉是有生以来第一回尝到的不快。伊常常盼望佣妇到来，好问个究竟，伊又杳无踪影！有了空的工夫，便到门前去等候，或

者有些儿消息。伊望着那家的墙门，心里念着里面的他，伊的眼睛本来是怅惘的神情，现在又加上了凝想和失望的愁容，竟有些像神经病进，往往引起行人不很深切的注意。然而那个墙门里那有什么消息给伊呢？

伊分别那孩子的第十天，那个佣仆独自到伊家里来，伊的婆婆便问道，“阿观为什么不一同来？”那佣妇坐定，噓着气说道，“这几天我们一家慌忙得够了！阿观生病呢。”二奶奶听到这一句话，头脑如突受打击，岑岑地发涨起来，“怎么！”两字同时不知不觉地发于伊的喉间。那佣妇只顾继续自己的话，“他是发热，又咳嗽，不想吃东西，只要昏昏地睡。我和男女主人轮流守着呢。幸而同在好了，最利害的是起头的四五天。”伊说完了，自和二奶奶的婆婆讲别的话，二奶奶因此定了心。不可堪的恐怖好像急雨忽来，难以躲避，幸而片刻之间，雨点全敛，依旧是日朗天青。但是，伊总是异常念记他，不知他病后怎么样了：还是从前这样快活么？正想着做他新伴侣的我么？最好见他一面，才得安慰久别和悬系的心。然而他住在他家里，一道砖墙立着，便阻隔了两地相思的人。这又使伊彷徨踌躇，焦心功思，竭尽伊可能的力量只是筹想，欲得一个满足欲望的法子。

一带破砖墙旁边开着一丛茶靡花，白得像一个一个小雪团，他们是从不会引人注意的，寂寂地开了，又寂寂地谢了，就算度了他们的芳春。偏偏那位二奶奶寻着他们，非常地欣赏，心里如得了宝贝似的，只是突突地跳。伊端相了一会，拣着半开和全开的采了十几朵，花枝上尖利的刺触着伊的手指，感觉细碎的痛，这实非容易的工作。这一把花又怎么拿回去呢？需要的心过于切迫，伊就不管那些，拿着回到自己的门前立等。不一会，邻家那佣妇从市上买了东西归来，伊就迎上去央求伊道，“这一把花请你带给你们阿观，让他供在瓶里玩着罢。我刻刻念记着他，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引他

欢喜，这个花还白还干净。”伊自觉有满腔的相思话要向伊倾吐，因伊或者可以转达给他，但是说出来时，仅仅这极浮浅的两句，再要增加一字竟想不出了。

伊不料那佣妇发出个可惊可喜的回答，使伊几乎不自信伊的两耳，更疑己身是在迷乱颠倒的睡梦里。那佣妇极随便的样子说道，“你记念他，何不跟我去看看他？”这是伊全然不曾希冀的，竟是可能的么！突然的兴奋和过分的快慰充满伊的脑海，更不思量别的，只移动两只，跟着那佣妇走进几天来怅望的墙门里。

这是一间光明洁净的儿童室：玻璃橱里陈着洋娃娃和小猎狗玩具；桌子和椅子都是小样而精致；瓶里插着绚红的玫瑰花，衬以许多鲜嫩的绿草；墙上彩色的画都是些天真的孩童；一张洁白小床安放在室中，略偏于后方，那孩子睡在床上，他的母亲坐在床沿陪着他。伊是个活泼而和婉的女子，不是笑脸庞上也含着笑的表情，现在因为儿子生了病，忧愁和疲倦使伊眼眶略为低陷，脸色也微微地带些惨白。

孩子的母亲听了佣妇的述说，便向二奶奶道：“我很感激你，常常带着小儿玩耍，还买东西给他。他病了，你刻刻记念着他，现见你爱他的真挚的心。他现在是好了，你看，不过没有以前这么肥美了。”伊说着，抱他在怀里，意思是教二奶奶看。

二奶奶默默地不开口，也不看伊所入提怎样光明洁净的一间房间，更不审视伊的邻居是怎样的一个人，伊那如受电磁力吸引的两眼早已从床上寻见了。他红润的脸色几乎全退了，眼睛似乎大了些，不十分有神，皮肤也宽弛了许多；他躺着，一手玩理那被角。伊就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惋惜的心感觉着，虽然这一回见面足以安慰多日的相思。这一种心萦绕不去，伊就不能再想别的，孩子的母亲的话也没有听清楚；及见伊抱起孩子示己，知是教己看了，急忙之际，便随口说道，“这一把花我给他的。”那位母亲非常感激，

笑着谢道，“这一定使他喜欢，他的喜欢便是你的快慰！请你插在瓶里和玫瑰一起供着罢。”

茶藤花插入了瓶里，二奶奶的心灵就好像留居此室，伊本欲寄托于花儿的笑靥，安慰孩子的小灵魂，使他回复以前的肥美，活泼，快乐，……现在是如愿了。

孩子睡在母亲的怀里，小手弄伊的嘴唇，嘻嘻的笑容依然是天真而可爱。母亲吻着他的两颊，微微合眼，表出静穆深挚的爱。他小臂举起，钩住伊的头颈。他们俩互相抱着，默默地歇了一会，伊唱道，“你是我的心！你是我的心！”声音清婉而微颤。他也学着唱道，“你是我的心！你是我的心！”

二奶奶坐在旁边看得呆了，全身像偶像一般，连眼皮动一动。然而伊比以前更了解了，彻底地了解了，这就是所谓“爱”！自己也曾亲切地尝过的。更看四周，何等地光明！何等地洁净！而已就在这光明和洁净里！

一九二一，四，一九

原载 1921 年 4 月 26 日北京《晨报副刊》

